



而倒查 20 年正好要回溯到千禧年之初，而适逢世纪之交的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另一件是北京申奥成功，这一时期我国的安全环境较为复杂；而选择 2006 年作为时间节点，是由于彼时一系列土地调控政策出台，这一时期频发案件的特点之一便在于钻土地调控政策的空子，从中寻找缝隙、攫取更大利益；2021 年则是扫黑除恶常态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开始。

而“双雄对决”则是张译饰演的理想主义警察安欣与张颂文饰演的地方黑恶势力高启强相识于微时，却因为不同抉择走向殊途。两人互为镜面的人物设置，难以分解的命运纠葛，引观众感慨不已。

事实上，安欣和高启强这两个角色恰好代表了法治社会和人情社会的两面——高启强深谙人情社会的一切漏洞和法则，而安欣是个理想主义者，立场在完善法治，所以他俩背后实际上是两种社会观念的冲撞。在徐纪周看来，如果安欣不是一个有法治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他也不用跟高启强坚持斗争 20 年，整个斗争这么残酷。

因为剧中有大量戏份描写警队生活，朱俊懿创作时给潍坊老家当刑警的发小打了不少电话，询问了很多细节。而剧中对于高启强团伙发家的旧厂街的描摹，源于朱俊懿在潍坊老家记忆的点滴。“高启强的戏份是从菜市场开始的。印象中小时候的菜市场总是有些脏乱，人多拥挤，还有人吵架。长大之后我也常去菜市场，感觉那里比超市有人味，也不再恐惧那种嘈杂，反而会觉得置身烟火人间，很宁静。有人说当下一瞬间的表现，是过去所有阅历的积累。创作中能做到翻阅案卷和资料，但更大的功夫下在平日里。”

安欣和高启强的人物原型，其实是拼接了很多警察和黑老大的形象。朱俊懿表示，黑社会的发展有共性，初期、中期、后期必然有形态变化，从最开始暴力手段到寻找“保护伞”，到后来自己当“保护伞”，甚至控制官员任免，发展到后期必然是相似的形态。“像对矿场、赌场的争夺，我基本上都

是拆碎了用的，高启强的故事借用了一些犯罪轨迹，先卖鱼再搞土地拆迁房地产，然后再披上合法的外衣，尽量洗白产业。”

安欣也没有原原本本的原型，这个角色集中了优秀干警的所有品质，如忠诚、担当、善良等。事实上，现实中的理想主义者，相较于安欣，有些过得更不如意。徐纪周透露，“我们接触到广东一政法干部，34 岁满头白发，跟安欣一样‘轴’。扫黑跟缉毒一样，很残酷，对方会利用你所有软肋制约你。所以我们设计安欣是孤儿、未婚，没有家庭，我们屏蔽掉他所有的软肋。如果不这样，以高启强团伙的势力一定会把你这些软肋全打掉，攻破你所有的防线”。

被视作“孤勇者”的安欣，在剧中的造型也很有讲究。制片人秦戈介绍道：“2000 年的安欣，两侧头发剃得很短，头顶头发立起，意气风发；2006 年，安欣立着的头发全部放下，他跟黑恶势力的拉扯、博弈举步维艰；2021 年，安欣头发全白，呈现了他与黑恶势力较量的努力。”

这种巧妙设计不仅在造型上，还在剧中人物的名字上。在朱俊懿笔下，剧中人物名字都是设计过的，例如安欣即是安心，他的搭档李响即是理想。眼尖的观众发现，《狂飙》中京海市的黑恶势力“保护伞”赵立冬与《人民的名义》中的“保护伞”赵立春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对此，朱俊懿坦言“没有联系，这只是巧合。如果非要说，那也可以说是致敬优秀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朱俊懿在剧中用了很多对照组，“安欣、李响是一对，高启强、高启盛是一对，孟德海、安长林是一对，他们身上是有异同的”。

安欣是孤儿，父亲也是警察，但是不知为何英年早逝，同样是警察的孟德海（张志坚饰，《人民的名义》里的高育良）和安长林（石兆琪饰）就十分关照安欣，安长林收养了安欣。安欣和孟德海的女儿孟钰是青梅竹马。其实大家对安欣没有太高的期待，希望他平平淡淡就可以了。但安欣偏巧很执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追求心中那份正义。

高启强特意搞出了针对基层公务员家庭孩子的幼儿园和专门服务离退休干部的养老院，以这样收买人心的方式“抓”住了官场的两头。